



水溝仔佢金寶螺

細漢的時陣，阮定定會去田岸邊的水溝仔底掠am-mûi仔。會記得，彼時的水溝仔無炭蓋，水仔清清，今仔對一區一區的phòng-phú(pump)仔流出來，am-mûi仔掠袂完，水雞仔嘛phut-phut跳。掠掠咧、耍耍咧，時間到矣，am-mûi仔、水雞仔閣共伊放轉去，規陣囡仔相招來轉。

Am-mûi仔罔掠，總是看著水溝仔的壁堵頂黏著真濟粉紅仔色的物：一粒一粒，規掙規掙，閣袂輸若桑椹咧！但是細漢的我實在嘛毋捌桑椹生啥型，看著伊是粉紅仔色的，就認伊做「草莓」。

印象上深的有一擺，我綴大人去阮相合港仔的豬牢「迫迫」。看慣勢趕豬、飼豬，參創豬、共豬仔接生我都看過，所以感覺真無趣味，我著趁個無注意，一個人走去對面的田裡耍。

有一條大水溝。彼條水溝對細漢的我來講蓋大條——凡勢比我人較懸——無水，塗焦焦，水溝仔壁是石仔鞏的，亦有大粒石頭規則的排列，phok出來佇石仔面頂，上重要的是，壁堵頂有真濟「草莓」。

草莓這號物，對阮庄跣囡仔是真罕見，感覺就是貴參參的果子，平常時真難得食會著。進前掠am-mûi仔的時，想講彼「草莓」可能因為生佇壁堵，垃圾垃圾kō塗真濟，才無人愛食，無人欲食我嘛歹勢講。但是這陣有這個機會，無人看著，閣有規排的「草莓」在我捎，我應該把握……

結果我人傷矮，手捎無，換用跤來勾，踢一下規个「草莓」煞爛一下siûnn-siûnn，閣較莫講欲共伊勾起來。

我真毋甘願，硬死欲捏我數念真久的「草莓」。我用石頭kiat、用柴仔枝khau，我一个貼心的紅狗蟻……毋著，是紅「草莓」，害年歲少少的我誠厚工。

啥人知影一个無張持，我煞規个人跣跣落去水溝仔底，摔一下有夠功夫。

這聲我緊張矣，煞袂記得吼：因為這條水溝真正比我人較懸(kuân)。若講著peh壁我是真內行，毋過這擺我參溝仔墘也摸袂著，是欲怎樣peh？偏偏真無拄好，石仔閣不止仔滑，大粒石頭又閣phok了無夠出來，無所在通倚——我這陣咧想，應該是囡仔人緊張必必掣(phi-h phi-h-tshuah)，驚一下傷生狂，毋才雄雄袂靈巧——就按呢，我干焦閣看一眼生做厚厚，黏著規个溝仔，有的閣佇遐滴湯、siûnn-siûnn、粉紅仔色的「草莓」，瞎的就袂赴去關心矣。

彼工，原本驚講予人發現我偷走閣愛耍，彼無打緊，閣耍無好勢摔摔跋跋落，有夠見笑，驚予人罵毋敢哀，哪會知影khàng袂起來，只好面子請一邊，亦是mà-mà吼。尾仔才予大人發現我佇水溝仔內底哭甲無捨世，將我mooh起來助我脫離困境。

講來嘛是奇怪，彼擺了後，我從來就毋捌閣有想欲捏(tih)「草莓」的心念。

大漢以後，知影彼才毋是啥物「草莓」，彼是金寶螺的卵。黏著規條水溝、生做厚厚、規棺規棺，會滴湯、會siûnn-siûnn，粉紅仔色的卵。

實在真好佳哉跋彼下，害我無地孝孤……

尾仔閣共伊斟酌想，我真正分袂清彼是咧眠夢抑是真正發生過的代誌，若無我是按怎干焦會記得遐爾紅燦燦的「草莓醬」，煞記袂起來是啥人共我mooh起來的？

毋知啥物時陣，水溝仔攏是khong-ku-lí矣，莫講am-mûi仔，連金寶螺的卵都炭炭起來。炭蓋以後，溝仔水伶內底的空氣煞袂流通，開始反臭。

雖然am-mûi仔看無，暗時水雞猶原kòp-kòp叫；雖然金寶螺的卵予人炭起來，螺仔亦是滿田園咧洄。

【螺仔】

媽媽總是愛提一kha塑膠袋仔，佇田岸邊拈螺仔，一下手就拈滿規kha袋仔。

阿爸講，彼亦予你拈會了？媽媽講，罔拈就罔少。

阿爸講，藥仔霧落個就死矣啦！媽媽講，啊你就用喙講，都無看你霧藥仔咧？

阿爸無霧藥，媽媽就逐工去田裡拈螺仔，三不五時仔我嘛綴咧罔拈，仙拈都拈袂完。

螺仔生愈旺，阮農民就愈煩惱。一坵好好的田予個食了了，亦著粟鳥仔來相爭。人講「天公疼戇人」，實在有影，有影無影的。病蟲害都咧嚴重矣，閣不時送幾個風颱予阮做禮物。

我看著阿爸面憂憂，面對倒規片的稻仔，萬般無奈的講：唉，這期農民閣糶矣。

彼一日，我上一堂「農村社會俗文化」的課，老師共阮介紹，伊講個一陣人傷閑，去算規kô的螺仔卵有佻濟粒：平均三百五十八粒，gâu生gâu炭(thuànn)，性命真韌。

我想起細漢看著黏規條溝的「草莓」，猶有我一日到暗拈袂了的金寶螺。

老師講，全世界的人攏死了了矣金寶螺閣活甲真好勢。

咱都無親像法國人會食露螺，若無阮清彩嘛炒一盤予你，免費sa-bí-suh，閣倒貼你上鮮的材料，請自備面桶，落田自便。

有夠厲害嘛有夠恐怖。

我咧想，金寶螺億年以後一定成做蛇蠍(ka-tsuah)的換帖的，雙雙對對萬年富貴，做伙攻佔全地球。

【溝仔】

阮兜較北引過去，有一條溪仔。

阿爸講，彼是舊濁水溪，伊細漢的時，定定嘛會佻囡仔伴跳落去游泳、洗身軀。但是彼條溪仔這陣看起來蓋恐怖，又閣深又閣烏，我問阿爸，恁哪會敢耍？

阿爸講，彼是尾仔為著起厝，大家攏去溪底擔塗佻砂石來用，毋才愈liú愈深。

應該有一棟樓仔厝深，我咧想。

前一站仔我看著一隻牛佇溪邊食草，牛是蓋大隻，毋過草攏發甲比伊較懸，伊佇溪邊只賸(tshun)疍疍仔一點而已。

又閣是按怎烏咧？

好好一條溪，佇我有印象的時就已經予人摒一堆糞埽矣，所以自細漢我就一直叫是伊是一條大水溝，烏mà-mà閣臭konn-konn。我上會記得，捌看過規片倒反照著彩虹的油光，對正義橋跋滿規條的溝仔水。

是講，好佳哉某一任的鎮長有來整治河川，將糞埽清掉了後，只賭一陣夾著臭味的燒風較歹忍受而已。嘛因為按呢，這陣才會用得閣看著牛仔食草的風景。

毋過，溪仔猶是袂用得泗水。閣較按怎講，伊的型早就破壞去矣：伊生做傷深傷危險，伊嘛烏趑趑變袂轉來。

我掠準講，阮的舊濁水溪已經蓋可憐，啥知去一逝(tsuā)台中讀書，發現個的柳川更加驚人，一落大雨，溝仔……毋著，是溪水，溪水漲到若干軍萬馬，氣勢十足。可惜嘛是臭風滿滿是，空氣沉重到和川邊的柳樹攏無愛振動。而且，伊都無一隻牛仔陪伊，也無啥草，無夠青青無夠親切，恬恬仔佇人來來去去的城市，恬恬仔流動、恬恬仔臭，恬恬仔流著伊過去柳樹對著清風妖嬌可愛的模樣。

柳川之名應該愛改柳溝。

啥物時陣開始，咱的溪咱的河攏變成水溝矣咧？

【溝仔佻螺仔】

溝仔佻螺仔本成無啥底大代，但是因為一个「人」的意念共個牽做伙。

簡單講起來，著是「痼貪」兩字啦！

污染是人為著一時的方便所造成的。這個危害，敢講毋是進步的工商社會所帶來的結果？認真講起來，病蟲害嘛是一種污染：金寶螺佇民國六十八年出現佇台灣——也是一个「目睷看裸，跣踏著火」的生理人為著趁錢引入來的——結果造成這聲袂收煞的範勢。

逐家會使想看覓：進前台灣猶是農業社會的時，遮个问题敢有遐嚴重？

社會咧進步，人心煞倒退攏。

螺仔命閣再韌，也韌袂過作田人的意志力；溝仔閣再深，也深袂過污染帶來的危害。但是作田人總是予人漠視，污染定定嘛予人園一邊。

這馬的人心理嘛真奇怪：毋知淋水著愛思源，毋知跣著愛踏實地；凡事求方便，螺仔抨(phiann)咧準挂煞，糞埽園咧做伊走。

偏偏閣無人同情農民！若講著米菜水果略仔起價咧，予人罵甲臭頭。使用農藥，予人責備無智識袂曉寶惜土地；無霧農藥，作物攏予蟲食了矣哪會輪著人食？欲做有機，消費者閣嫌菜色穠，尤其人工佻成本根本不足，只好翻頭轉來，為著治蟲農藥愈霧愈濟。為著一寡小錢，害著家己的健康看病開大錢，按呢敢有巧？

廢水清彩排，糞埽紐手抨；沙塗挖去起厝，山坡地拚命開發。一寡好山好水嘛予人破壞了了，毋但咱的生活環境愈來愈壞，整個社會負擔愈來愈大，也害咱後代的囡孫永遠看袂著台灣的嬌(súi)。

我雖然毋捌落溪泗水，但是我猶捌佇無坎蓋的溝仔底踏著清清淺淺的水掠am-mûi仔；跋落水溝雖然會疼，但是恰這馬比起來加真安全。唯一無變的是，我的生活當中猶是有金寶螺來做伴——而且是已經孵出來的。

咱講社會著愛繁榮，人民生活才會快活。

這聲咱的社會有影是真進步。毋過，咱敢真正有較快活？

若是愛犧牲遐爾濟，才會用得換來榮華，這款「現代化」，咱，敢毋免驚惶？

創作理念

本篇包含兩大思想：第一是農業問題，第二是環境污染。

農業這個議題佇現此時的社會屬於弱勢，真少人關心。不過，伊恰咱的關係卻是上密切的；對著污染，雖然逐家較有一個共同的意識，咱嘛是定定會失主意。

終其尾，問題的主因著是人心變kah不知足：時代雖罔進步，彼份「古」意煞無去ah。

藉著溝仔恰螺仔兩項輕鬆的日常物，我將表面上無啥關係的問題作結合，希望現代人著愛正視家己對整個社會的態度。

閣再無要無緊，最後消失去的著是台灣的未來。

許珮旻

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

